

故乡,是我人生的镜像

——对话《山河故人》作者赵宗彪

本报记者朱玲巧 /文

清晨的一声声鸡鸣,唤出山林中的袅袅炊烟,成了赵宗彪脑海中最原始的美学符号。

8月,赵宗彪带着非虚构作品《山河故人》而来,将“显微镜”对准了故乡赵宅村。这里古时是北方移民的避难所,如今地图上的“无名之辈”。

“每一个故乡,都是真实的中国。我希望能用文字和画笔,真诚客观地记录下广阔世界中幽微的个体。”赵宗彪说。书中,他以“作家地理”的手法,重现昔日浙东山村的生活图卷和江南乡间的传统生活方式。

对于赵宗彪来说,这次创作也是一次生命的回响:“故乡塑造了我,是我人生的镜像。”

乡土美学启蒙 给了我眺望文学、木刻艺术的支点

记者:从《史记纵谈》到《木刻江南》,再到《山河故人》,你关注的命题逐渐浓缩到一个原点。您记忆中的故乡是怎么样的?

赵宗彪: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我的精神原乡。赵宅村在浙东天台山的西部,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村落。天台山是佛宗道源之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和合之美焕发历久弥新的底色,丰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我,给了我文学和木刻艺术的启蒙。

我们村一直有崇尚读书的风气,祖母抱着“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朴素观念,对男孩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我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

1981年夏天,我十七岁,是改革开放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张录取通知书,才让我成为“范进”而没有成为“二舅”。

之后,我虽然在空间上离开了故乡,但在情感和精神意义上还是延续的。故乡对我来说,不只是情感承载的空间,它还是由一个个具象的美组成的。我想念那里的山川、风物、方言、饮食,甚至空气、蛙叫、鸡鸣,连清晨的炊烟仿佛都带着诗意升腾。

记者:能谈谈《山河故人》的创作契机和初衷吗?

赵宗彪:去年6月,我因为刻木受伤,右手手腕做了手术,在家中休养一个多月,这让我静下心来,回顾来时的路。一想起童年时光,往事便如流水般倾泻笔端,有时候一天可以写三四篇。

我的妻子作家王寒是第一读者,她觉得这个系列读来十分有趣,鼓励我继续写。我的儿子是“城市的原住民”,对于他来说,赵宅村和城市是断裂的。我想真实地记录所知道的人缘风貌,让他了解祖辈父辈生活的地方和生活方式,消解城市和乡村存在的二元对立,重新唤起对那片土地的归属感。也可以说,这是写给下一辈的书。

记者:书中有126幅黑白线描图,全是您自己画的,但我所知,您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这也和在故乡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赵宗彪:具体哪一件事,塑造了现在的我,这很难界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选择用线描讲故事,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比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乡间随处可见的精美木雕、石雕以及儿时的连环画,对我的审美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书中的插图大部分是凭着记忆画的,有些是近期去现场临摹的。画的表现比文字更加直白,书中有一幅青年骑车图,你一眼就能了解当时时髦的搭配:白衬衫,西洋发,戴上海,衔牡丹,骑着凤凰飞上天……

如果缺“模特”,我就自己摆好造型让妻子帮我拍了照,再根据照片画出来。重回故乡,才发现原来我走过的路都那么清晰,故乡其实就是我人生的镜像。

还原一个 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的小局部

记者:《山河故人》这本书每一篇都有一个背景,篇幅都不长,阅读时很轻松,我在阅读中也能联想到自己家乡的水井、石桥、风俗……您在创作时有什么考量吗?

赵宗彪:儿时我最爱读的就是《笑林广记》这类笔记小说,篇幅短小,是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的。去年我还读到过清代台州乡贤戚学标的笔记《回头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类体裁创作空间比较自由。我没有把《山河故人》当成纯文学来写,而是希望用史

家笔墨,如实呈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全书110多篇,每篇千把字,让人读起来有趣、好看、轻松,是本书写作时我追求的目标。

记者:赵宅村只是一个时代下的小局部,书写这里的故事会产生怎样的价值?

赵宗彪:过去我很少写关于自己的故事,曾经也疑惑,赵宅村的故事会不会太普通?它的故事在中国那么多村庄中是否有代表性?

近几年回到家乡,在这个小村庄身上,我看到了时代席卷一切的变革。它所见证的,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值得被记录下来。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乎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农村贡献了所有的人才、土地、财富。我希望我的记录,能为后人留下当年真实的农村生活。

我们可能都是属于曾经亲历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代人。传统农耕文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祖祖辈辈住在一起,说着同样的语言,产生了特殊的社会人缘关系、劳作与生活方式。城市是敞开式的,很难形成故乡的概念,打开这本书,你可以推开一扇窗,了解到不同维度的人正在经历着什么。

记者:随着农耕文明逐渐消失,那种宁静平和、闲适写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熟悉、守望相助的人缘关系,正在飞速地离去。前两年流行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你这次回到故乡是否有这种冲击?

赵宗彪:每一次回去,我都能看到传统的乡村秩序在现代文明中遇到的冲击和嬗变。宋代的千年官道消失了,变成了宽阔的省道;家门口的河流变窄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工作和生活,住进了高楼……现在从天台山站到杭州站,高铁只要40分钟。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乡村彼此熟悉、守望相助的人情味,被商业化冲刷得越来越淡,这让人伤感。但是,过去的贫困、饥饿、封闭等等都统统消失了,怎不让人欣喜万分?

保留亮色 但不完全是“真善美”的理想化存在

记者:在书中,你还写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充满了哲理性的反思,比如苦难给予人的,不可能是文明。您写作时怀着时代观察者的责任感吗?

赵宗彪:很多乡村文学作品对于农村面貌的描述是两极化的。农村要么是充满饥饿、贫穷、蒙昧、落后,非常不堪的,要么是带着“滤镜”描绘成乌托邦式的充满“真善美”的世外桃源。

我成长于农村,工作生活于城市,对两边的一切很熟知。两者的人性并无区别,野蛮与文明并存。我尽量保持温和、中立的立场,去记录一个“真实的故乡”,而不是“文学上的故乡”,非虚构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过去物质很匮乏,和现在比,肯定不美好。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美好的生活,无非是生存的方式不同,同今天并无本质区别。剃头老师、游医、闲汉、算命先生……这些乡亲都是我故事中的主角,这些被遗忘的人在书中复活。很多农民一辈子吃尽了苦,他们最擅长忍耐,对待生活有自己的生存智慧,自带黑色幽默在苦中作乐。我理解他们的一切,因为我曾在其中,所以我的态度是,面对苦难既不漠视,也不渲染,更多的保留理解与同情,努力忠实地记录。无论如何,这是我热爱的故乡,是我们真实的中国。热爱之上,就是慈悲。

“起屋宅,是农村家庭最大的工程,也是世代工程。”

台州书屋



《山河故人》
作者:赵宗彪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第一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怀念故乡、追忆故乡人与事的散文集。作者以温厚的文字与图像一一刻画了江南故乡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让自己时隔四十年得以重新观摩故乡,回到精神原乡。文章充满细节,蕴含幽微,展现了传统的乡村秩序在现代文明中遇到的冲击和嬗变,深度还原了乡村农人的朴素生活轨迹。

全书分《地理志》《人物志》《风土志》《田野志》《少年志》五部分,以114篇千字短文,再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江南农村丰富而宏阔的生活场景。可当一部当代信史来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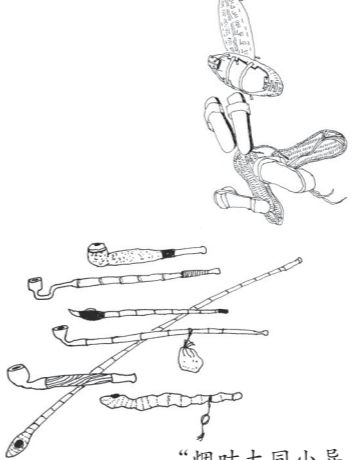
全书语言简洁,文风幽默,结尾常常让人会心一笑。
本书的126幅插图,也出自作者之手,黑白线描作品,夸张而又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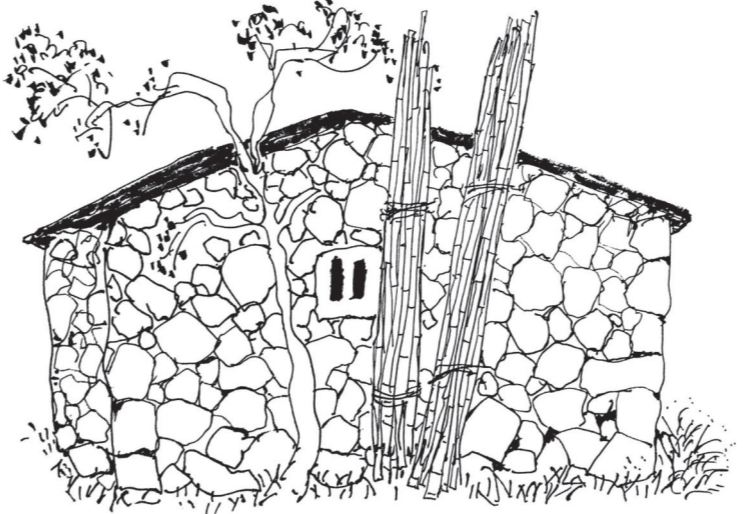
“大首位未定,大家都不能动,否则是失礼。”



“江南农民与蓑衣的感情,如战士之于铠甲。”



“烟叶大同小异,烟盅却千差万别。”



《超级社工》: 描绘当代市井的 “工笔画”

卢江良 /文

殷沈超的长篇小说《超级社工》,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不久,就摆在了笔者的书桌上。由于近期忙于一些事务,只能抽空断断续续阅读。经过一段不短的时日,于这个酷热的秋初,终于读完了这部作品。根据笔者对作者的了解,殷沈超,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有多年创作幻想架空类小说经验,出版过长篇小说《星际之霸》。近年来,他涉足现实题材创作,《超级社工》便是他的转型之作。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救人者被人所救的故事。这位救人者,也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向简,他因父亲意外死在家中深感自责,怀着对母亲的怨恨,独自住在一间公寓里,遵照父亲的教导“做对的事”,在一家社区做义工,希望通过帮助别人救赎自己。可事与愿违,现实让他备受压抑,最终濒临崩溃。后在集善良智慧美丽于一体的女子佟邻的帮助下,终于摆脱内心的阴影,重新面对现实……

记得,收悉《超级社工》前,作者通过微信向笔者推送过多篇小说,整体感觉他习惯采用纯叙述语言描绘人物的生活琐事,呈现的众多场景展示均喜欢运用白描手法,并追求详尽描述整个事件过程推动情节发展。对此,笔者提出过异议,认为这样事无巨细地娓娓道来,读起来感觉过度琐碎,容易让人产生阅读疲劳。不过,这种写法“落实”到眼前这部小说上,“短板”转化成了“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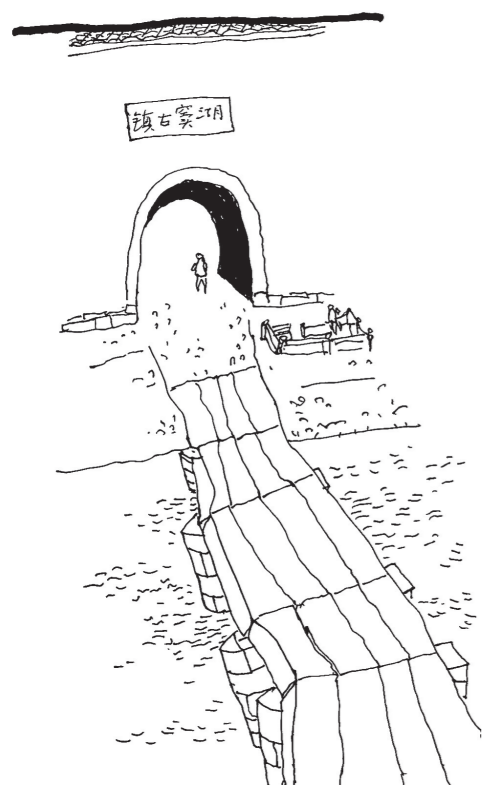
确实,《超级社工》是一部以社区居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确切地说,是一部当代市井小说。它所反映的,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尔虞我诈的纷争,有的只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和纷扰世事。这类小说,需要的是对“小而平凡的故事”的勾勒以及对“说不完、道不尽的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的描述。换句话说,适合运用“工笔画”的写作技法去应对。而这正好是殷沈超所擅长的。

在绘画体系里,工笔画,亦称“细笔画”,崇尚写实,求形似,要求“有巧密而精细者”。在《超级社工》这部小说里,作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技法。比如,他写向简见到的李素梅:“她撩起头发来,规矩地别到耳后去,露出了玲珑有致的耳朵。”又如,他写李素梅约见向简的饭店:“店内浅白的灯光让所有人看起来都像童话故事里的人物,清晰却又模糊的身体,真实中带着幻象般的光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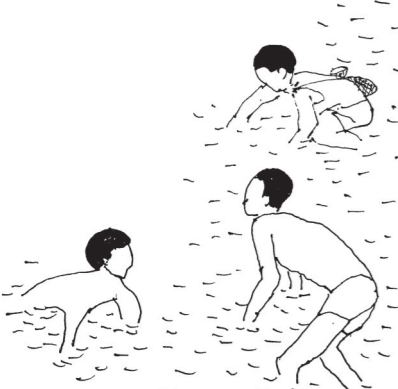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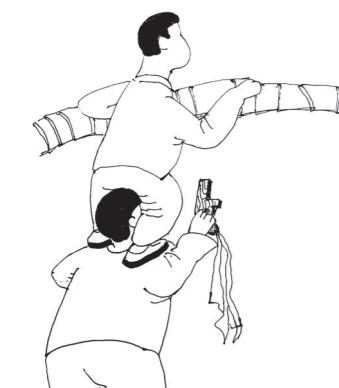
这样的描绘,在这部小说里,可谓比比皆是。但读罢,你会发觉:其实,它们对推动情节没起到作用。这时,你或许会困惑:为什么这样写?对此,作者在“自序”里已作了说明:“正是这十年间两点往返跑的历程,让我注意到了生活中那些零碎的枝条,懂得了它们的重要性,这点小小的觉悟把我的写作思路从幻想小说中剥离,并促使我去写现实类的小说,因此才有了这部《超级社工》。”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写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在记录一个“现实”。只不过“小说”这种文体,是他追逐的那个“现实”的载体罢了。这正如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它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但现今的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它生动记录了我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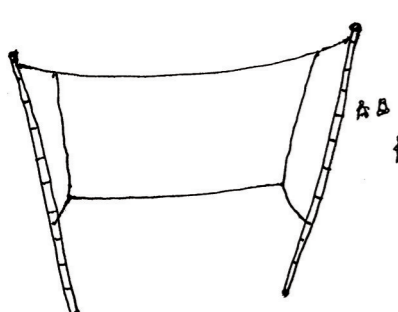
而殷沈超的这部小说,固然没有《清明上河图》那么“高大上”,然而作者通过极为细腻的笔触,精细地描绘了生活在城市社区里的向简、佟邻、李素梅、姜斌等居民的外貌和生活场景,使得这批人物和景物的形象变得异常生动逼真,从而准确地反映了当代社区居民群像的日常状态,强调凸显出了他们的人生阶段经历,最大程度地体现出了城市社区——这个当代市井的纪实性。



“古镇最早的名字叫仙人镇,因街面上有巨石,石上有天然的仙人脚印而得名。明代时,古镇已是水陆交通枢纽,有了一个诗意的新名字,叫湖溪镇。”



“我们把捉鱼叫打鱼,都是明火执仗、大张旗鼓地进行,如梁山好汉一般。”



“天台把‘看电影’说成‘望电影’。”



“人间万事,难言唯情。”